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五

南北朝

癸酉 梁承聖二年。魏主欽二年。齊天保四年。春正月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尉遲。魏之別部。後以爲氏迥字薄居羅代人。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語。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

迴自散關注見前。伐蜀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迴分兵守之。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迴圍之。紀聞有魏兵。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救蜀。迴擊破之。初紀世子圓照鎮巴東。啟紀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為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為宜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遂至西陵。護軍陸法和拒之于峽口。先是。法和既擒任約。還謂梁主曰。侯景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及是。紀至。軍勢甚盛。法和築二城于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梁主拔侯景故將任約。謝答仁。于獄。配兵使助法和。

繹果有推梨讓棗之心其畫像釘體及密敕樊猛又何爲哉內實猜忌外託文言以自解其孰信之

夏六月梁復以王琳爲湘州刺史陸納降

先是王僧辯及蕭循進攻陸納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至是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說諭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梁主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日不然于此投筆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

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于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字智武南陽湖陽人）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勑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絶紀屬籍（曰饕餮氏）下圓照等于獄絶其食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八月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爲益州刺史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敗第就彼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强弱判然乃宗懍等皆安土重遷釋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決下策卒如魏人所料坐待滅亡庸劣無斷之人自取禍敗率如此

不許逈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逈爲益州刺史已而魏命逈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逈明賞罰布威恩綏輯安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宗懍字元懍涅陽人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荊僧祐亦以爲不可梁主令朝臣議之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于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曰未吉退而言曰

此兆爲思賊所留也。梁主以建康凋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梁以陸法和爲郢州刺史。

法和爲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已而法和上表自稱司徒。梁主怪之。僕射王褒曰。法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梁主乃就拜之。王褒字子深。儉之曾孫。

齊納蕭退鄱陽王恢之子。于梁。不克。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于合肥。將襲建康。納梁湘潭侯退。梁主使南豫州刺史侯瑱與戰于東關。注見前。敗之。齊師退。是冬。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梁。梁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冬十一月。突厥攻柔然。齊主擊之。遷柔然于馬邑川。注見前。

突厥請降

先是突厥伊利可汗死弟木杆俟斤立（木杆剛勇多智數善用兵鄰國畏之）至是木杆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齊主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甲戌 梁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齊天保五年）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

齊主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山名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東南水經注蒲川水出石樓山即此）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不能救齊主命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爲威虐

高歡尚自知逐君之醜宇文泰乃更行篡弒而改號復姓恬不爲怪史家徒以其建官命秩剽竊周禮稱爲崇儒好古無識甚矣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內命。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祿。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上年頒全。中年頒半。下年頒一。無年不頒。具見隋書百官志。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文帝第四子。是爲恭帝。復姓拓跋氏。

先是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覺。泰殺之。魏主有怨

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諸壻爲心膂。清河公李基字仲和。遠之子。義城公李暉。弼之子。常山公于翼。字文若。謹之子。分掌禁兵。至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魏遣使如梁。

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由是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荆州刺史長孫儉。嵩五世孫。屢陳攻取之策。泰徵

體稱不有人禍必有天
刑謂作史而自附古之遺
直者猶恐不免況收自以
任情褒貶曲筆肆穢其遺
殃家棄市不亦宜乎然收
猶有人心者能自言之其
似收之爲而不肯自言者
穢收又甚矣

儉入朝問以經畧復命還鎭密爲之備馬伯符本梁將降于魏密使告梁主梁主弗之信

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字子章同之子李庶諧之子

齊中書令魏收字伯起子建之子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啟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齊主怒于是斐庶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潛亦坐繫獄斐庶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夏四月魏宇文泰弑其故主欽

五月梁以王琳爲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啓求入朝梁主徙勃爲晉州梁于同安郡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同安故城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刺史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廣漢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六月齊冀州刺史段韶伐梁拔宿預

先是梁使齊陳霸先圍廣陵嚴超達圍涇州梁置今泗州天長縣是侯瑱張彪俱出石梁晉戍後周置縣隋省故城在今天長縣杜僧明將兵助東方白額至是齊冀州刺史段韶討白額留兵圍之而自引兵倍道趣涇州擊破超達迴趣廣陵霸先解圍走僧明瑱彪等皆還韶至宿預使人說白額白額出

迎執而斬之。

秋九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宇薩保。泰兄子。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爲繹計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于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于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遣侍中王琛使魏。去年。琛先使魏。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梵。杜佑曰。在沔州沔口上。沔州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馳報羅

魏師悉銳窺梁如入無人之境守臣告警胡黃輩尚付之漠然且逆止法和赴援之旅不知謂繹君臣何所恃以無恐而王琛石梵

報書方以爲無恣所謂自作孽不可逭

臨敵聽講巡城和詩甚至坐困金城猶以焚書折劍自嗟文武道盡其繆抑可忿

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從鎮揚州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字元滌新安海寧人爲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爲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曰此自能破賊法和還州堊其城門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六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徵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梁主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王琳軍至長沙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

爲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攸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
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不然。腰領分矣。攸詭曰惟
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僧辯已自爲帝。王琳不復能
來。攸乃言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詧怒。命殺之。叅軍蔡
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魏人百道
乃釋之。　裴政。邃之孫。蔡大業。大寶之弟。
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奬勵將士。明行賞罰。
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
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
城。子城也。　諸將皆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
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
孝祀作降文。謝答仁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
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約。梁主
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秖增辱耳。答仁求自扶梁主。
王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可信。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
梁主然之。褒以爲不可。答仁歐血而死。于謹徵太子爲
質。梁主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

德毅策似可聽然揆之理

口。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詧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梁主性殘忍。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梁主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性好書。晝夜不釋。嘗曰。我韜于文士。愧于武夫。及城陷焚書。或問何意。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被害後。詧以布帊纏尸。葬于津陽門外。

魏取襄陽。徙梁王詧。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魏立詧爲皇帝。取雍州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詧也。初。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說詧曰。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人盡讐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爲

勢斷不能行益于謹楊忠皆魏宿將豈肯無備受愚就縛以襄陽一隅之人又豈能盡滅魏衆使詧果用其言亦不過自速禍敗耳

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取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畧。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爲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尹德毅。天水人。正之子。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元帝少子。承制。

乙亥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凡四國。春正月。梁王詧始稱帝。

梁王詧卽位改元于江陵。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王操字子高。太原晉陽人。爲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後漢臨蒸縣故城也。隋省入衡陽。衡陽今湖南衡州府治。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字德茂。懿之子。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是為敬帝。

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僧辯居石頭。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顗屢諫。不聽。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

先是齊主遣殿中尚書邢子才詣建康與僧辯書令迎淵明書曰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卿宜迎接僧辯不從已而淵明至東關注見前散騎常侍裴之橫字如岳之高弟禦之敗死僧辯大懼乃出屯姑孰遣使奏啟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人歸郢州于梁

魏師之圍江陵也齊主遣清河王岳救之至義陽江陵已陷岳因進軍臨江梁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長史王琨

僧辯罪自當誅然在霸先

不從。殺之。齊主遣儀同三司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戍之。儼始入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奄至城下。儼隨方備御。瑱等攻之不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立。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于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王僧辯之納淵明也。陳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

竊覦神器已久篡弑之舉非以為梁特欲去害己者而已

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是年四月追諡廟號世祖）能復讐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謀襲建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使徐度侯安都等水陸俱進人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先帥衆踰北城而入霸先軍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頠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

爲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霸先兄道譚子。卽陳文帝。討之。

杜龕素恃王僧辯之勢。不禮于陳霸先。龕僧辯之壻。霸先深怨之。及僧辯死。龕據吳興以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字德基。叡之孫。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爲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先是。霸先將圖僧辯。密遣兄子蒨還長城。晉縣。五代吳越改長興。今屬湖州府。立柵以備龕。及是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以書諭韋載。載降。霸先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字無畏。聞喜人。攻吳郡。忌輕

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明年。蒨克吳興。獲龕。殺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讐隙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既而泰出降。龕尚醉未覺。遂見殺。王氏截髮出家。僧智及弟僧愔奔齊。

梁譙州今滁州。秦今六合縣。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齊遣兵援之。敗還。嗣徽約奔齊。

徐嗣徽從弟嗣先。王僧辯之甥也。僧辯死。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會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時侯安都杜稜字雄盛。錢塘人。居守。安都閉門示弱。下令城中。登陴窺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爲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

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卷甲還自義興。引韋載與共謀議。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以應嗣徽。又遣兵渡糧馬入石頭城。霸先用韋載計。霸先問計于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糧路。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淮南。秦淮之南也。秦淮。源出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府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名。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于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北齊書。蕭軌事行。史闕其傳。將兵屯江北。十二月。霸先帥諸軍攻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渡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頓浦口。此秦淮之口。非江北浦口也。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

脫走。覇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覇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方等之子。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齊失亡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乃誅柳達摩。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字仁英高祖族弟。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鴆岳。殺之。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于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于柈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爲公。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嚈噠，前注見。東走契丹，北幷契骨，明三省注即唐之結骨。唐書黠戛斯，古堅昆國，或曰結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海即青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長安東南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因曰青門。即漢召平種瓜處。

丙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綱目，以後梁子爲北朝附庸，歲首不書年號，唯嗣位改元，乃書。今依之。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辯（字景先。同兄子。）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爲太師。大冢宰。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遣兵擊侯瑱于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周鐵虎立柵于梁山以備之。（已而瑱爲王琳將侯平所敗。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以爲司空。）（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柵江

之口[注見前]向梁山[注即天門山亦見前]陳霸先帳內盪主[主勇士以突盪敵人者]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令周文育與徐度杜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自方山[注見前]進及兒塘[在上元縣東南]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注即白下城見前]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安都帥十二騎突嗣徽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在江寧府西北輿地紀勝晉元

（帝渡江。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霸先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馬驢以食。轉至元武湖前。（注見）西北。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在上元縣西。吳時鑿引潮以抵秦淮。故名。）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士卒皆饑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狥。追奔至于臨沂。（晉僑置屬南琅邪郡。故城在今句容縣北。）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惟任約王僧愔得免。梁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齊人聞蕭軌等被殺。亦殺陳曇朗。

洋之往諍所不必言至楊愔不能匡正而輒以死囚供御爲周旋之計史臣亦從而美之至昏於上政清於下是誠何言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結爲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于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內外肅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于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于後世。齊主曰。我且不

殺爾焉得名。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齊主即以絹賜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由此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是以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爲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九月。梁陳霸先自爲丞相錄尚書事。

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字永和。建康表氏人。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樹敦。吐谷渾所都故城在今西寧府邊外曼頭山北。賀真。與樹敦相

近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敗朮杆從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前注見歎寧勇決贈遺甚厚明年吐谷渾寇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寇來不過抄掠耳掠無所獲勢將自走數日問至果如其言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書法與高歡同例說見前世子覺泰第三子後代魏爲周愍帝嗣

泰北巡度河還至牽屯山即雞頭山注見前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三代而爲之及卒謚曰文公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護名位素卑及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

泰秉國專政魏主位若贅旒幸天奪其年正可因之反正于謹身爲大臣不聞一語匡維魏室顧緦緦焉爲護定策決謀不踰年而宇文氏遂得肆其簒逆養亂賊而釀禍胎謹之罪奚辭資國哉

于大司寇于謹。謹曰。今日之事。謹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再拜。羣公亦拜。于是衆議始定。同州。西魏置。今爲府。屬陜西。胡三省曰。宇文泰輔政。常居此。以其地扼關河。齊人後軼。所必由也。

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公私煩費。丁口減于疇日。守令倍于昔時。于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

十二月。魏宇文覺自爲周公。

齊築長城。

先是。齊自黃爐嶺。在今汾州府永寧州西北。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在今

朔平府左雲縣廢武州境。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事在天保三年。已而發民一百八十萬。自幽州夏口。胡三省注。夏當作下。即居庸下口也。居庸。注見前。西至恒州。注見前。築長城九百餘里。在天保六年。至是。復自西河總秦戍。在今大同府西北。與陝西延安府界。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明年。又于長城內。築重城四百餘里。

丁丑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陳覇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宇文覺稱天王。是爲愍帝。廢魏主爲宋公。宇文護自爲大司馬。魏自太祖道武帝建元。至孝武帝入關。凡十三主。一百五十年。而分爲東西魏。西魏自孝武後。至恭帝亡。又三主。合二十二年。東魏孝靜帝一主。在位十七年。先亡。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册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覺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周主宇文自稱天王綱目以春秋天王乃天子之稱不得以此予之僅書王則又非實故仍書周主汪克寬以主當作王非是。祀圜丘定郊廟之制。

周主祀圜丘日謂先世出于神農宇文氏自謂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鮮卑奉以為主至普回遂以宇文為氏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獻侯莫那普回子自陰山始徙遼西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仍用鄭康成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禮記王制天子七廟鄭康成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

與二昭二穆而已。其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今贛州府注見前。陳覇先遣將軍周文育擊之，獲其將歐陽頠傅泰。勃爲其下所殺。

勃起兵于廣州。遣歐陽頠及其將傅泰蕭孜。勃從子。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余氏由余之後。以名爲氏。以兵會之。孝頃先據新吳因就置南江州。以爲刺史。新吳漢縣。南唐改奉新。今屬南昌府。陳覇先遣周文育帥諸軍進討。頠出南康，屯苦竹灘。亦曰苦竹洲。在南昌府豐城縣西南。泰據蹠口城。在南昌府南昌縣西南。孝頃出豫章，據石頭。此石頭非建康之石頭。乃豫章之渚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磐石。謂之石頭。津步處也。文育于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頠及孜。

泰、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頠，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勃軍聞之恟懼，遂殺勃。文育送頠、泰于建康。霸先與頠有舊，釋之，以爲衛州刺史，使討嶺南，遂克廣州。孜、孝頃猶據石頭，霸先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出降，孝頃逃歸，已而從王琳屯臨川故城，明年兵敗，擒送建康。臨川，吳郡，齊廢，故曰故城，隋于此置撫州，今爲府，屬江西。

周宇文護殺冢宰趙貴、大宗伯獨孤信。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殺貴，免信官。自爲大冢宰，未幾復殺信。

周宇文護弒宋公。

宇文護羽翼已成，難以輕制，貴謀亦未遽決斷之懷，然使其謀果成，則翦大憝以杜奸萌，庸詎非萬一之幸？乃僨於獨孤信之沮止。在信非有深識遠慮而爲

尙全性命計耳卒亦被戮究何益哉

夏六月梁陳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先是陳霸先徵王琳爲司空琳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季舒之兄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

琳請之也後四年琳敗奔齊陳人始葬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宇文護弑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小名統萬

突。太祖長子。是爲明帝。

周主覺性剛果。見宇文護執政。深惡之。司會周官。大冢宰屬。後周爲中大夫。李植遠之子。軍司馬周官。大司馬屬。後周爲中大夫。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周官。掌王宮。後周亦爲中大夫。乙弗代北複姓。鳳賀拔提。潛謀請周主誅護。周主然之。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恒于外。鳳等益懼。更請周主召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光洛又以告護。時領軍尉遲綱字婆羅。迥之弟。總統禁兵。護召之共謀廢立。因遣入宮執鳳等。罷散宿衛兵。周主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柱國賀蘭祥其先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祥字盛樂。武川人。逼周主遜位。幽于舊第。召公卿議。廢周主爲畧

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殺。將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既至。植自陳初無此謀。護令畧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弑畧陽公。黜其后元氏爲尼。寧都公至自岐州。卽天王位。後護誅追謚畧陽公爲孝愍皇帝。

冬十月。梁陳霸先自進爵爲王。遂稱皇帝。是爲武帝。廢梁主爲江陰王。梁自武帝代齊至敬帝凡四主。合五十五年。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沛國相人。引將軍沈恪。字子恭。武康人。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

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

梁主爲江陰王。

陳以蔡景歷爲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

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注見前。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

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

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圍之。未

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沌口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水經注。沌水逕沌

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湓口湓音盆合戰大敗及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囚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江州

陳以蕭乾字思惕齊豫章王嶷之孫為建安吳郡今福建建寧府是太守

時熊曇朗在南昌曇朗南昌人世為郡著姓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為柵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彊紹泰末領豫章太守豐城晉縣今屬南昌府巴山梁郡隋廢故城在今撫州府崇仁縣周迪在臨川迪臨川南城人侯景之亂迪宗人續起兵臨川尋為其部將所殺迪勇冠軍中遂推為主紹泰末授臨川內史留異在東陽侯景之陷會稽以異為東陽太守及景平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異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日盛江陵陷僧辯以異仍守東陽紹泰末封永興縣侯陳寶應在晉安寶應晉安侯官人父羽為郡雄豪侯景之亂梁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以羽為晉安太守紹泰元年羽求傳郡于寶應許之晉安晉郡今福建福州府

是。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爲建安太守。已而曇朗據新淦。以應王琳。迪攻之。曇朗敗走。爲村民所殺。迪後進號南安將軍。陳徵之。令出鎮湓城。不至。陰與留異相結。寶應亦潛與異合。于是陳遣兵討迪。異。迪衆潰。異戰敗。俱奔晉安。陳遂進軍討寶應。破之。擒寶應并異。送建康。伏誅。迪竄山谷間。久之潛出臨川。太守駱牙誘而斬之。傳首京師。初。會稽虞寄流寓閩中。依寶應。寶應常從容諭以順逆。寶應輒引他語亂之。及迪異奔晉安。寄復以書切諫。寶應不從。後寶應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言。不至今日。新淦。漢縣。故城在今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今新淦縣。隋開皇中徙置。駱牙。字旗門。臨安人。虞寄。字次安。會稽餘姚人。

周以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爲豐州梁置興州。後周爲豐州。隋改爲均州。今州屬襄陽府。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字子堅。安定人。居襄陽。以州降魏。魏以爲豐州刺史。久之。固猶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

憲中大夫。後周置。貳秋官。以左右刑罰。令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情遂洽。于是除整刺史。徙固湖州。西魏置。故城在今南陽府唐縣。整遷州于武當。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均州。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固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字定樂。高祖第三子。上黨王渙。字敬壽。高祖第七子。于地牢。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于漆。齊主以上黨王渙于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爲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齊主少雖儒。與浚皆見世宗。有時涕出。浚責左右曰。何不爲二兒拭鼻。因深銜之。及即位。浚

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敗德欲乘驛至鄴面諫或密以白齊主齊主銜之已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于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後齊主如北城因視浚渙于地牢臨穴謳歌令浚渙和之浚渙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長廣王湛高祖第九子後爲武成帝

戊寅 陳永定二年周明帝二年齊天保九年 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乞

悉達先爲梁臣梁爲陳篡自當舉州以應何至兩受將軍坐觀成敗唐南詔蒙氏既奉朝命又通吐蕃時謂之兩頭蠻於茲可謂卒譬而喻

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今日白水港。在九江府德化縣西。以魯悉達爲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爲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于齊。且請納永嘉王莊。前質于齊。以主梁祀。琳在白水。周文育侯安都。所守者。逃歸陳。主遣尚書謝哲往諭琳。琳請還湘州。陳軍亦還。已而魯悉達部將。引齊兵入北江州。悉達遂奔陳。謝哲。字頵孫。胐之子。北江州。注見前。

周宇文護自爲太師。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子如之子。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皐。御史中丞畢

四月弒逆五月捨身獲罪將安歸乎方諸同泰之愚可謂如出一轍

義雲遣御史詰北豫州。先禁消難與籤家客等。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迎之。武等從間道馳入齊境。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至。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天啟。

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于大莊嚴寺。

冬。齊以常山王演（高祖第六子。即孝昭帝。）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酒憂憤形于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于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湎益甚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友也諸王宮僚有師有友王晞字叔朗北海劇人以爲不可演不從因問極言齊主大怒召演于前以刀鐶擬脅求演之過不得乃釋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

之命。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欷歔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齊主褻黷之遊。遍于宗戚。唯至常山之第。則不適而去。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囚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惟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

齊減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陳高涼太守馮寶卒。

時海隅擾亂。寶妻冼氏懷集部落。數州宴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爲陽春守。梁置陽春郡。隋改爲縣。今屬廣東肇慶府。

己卯 陳永定三年。周武成元年。齊天保十年。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是月。周改都督爲總管。

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閏月。復殺其僕射高德政。

齊主之爲魏相也。弼爲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僕射高德政用事。弼又不爲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

酒。遣使斬彌。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德政以齊主酣飲。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政懼。稱疾。楊愔素忌德政。因謂齊主曰。若用德政為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先是。崔暹卒。齊主親往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五月丙辰朔。日食。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上言時宜其尤切于政要者。凡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

以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循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周主賜處士韋敻字敬遠孝寬兄。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入見。

敻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敻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

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是為文帝。

先是。陳主詔臨川王蒨築城于南皖。即皖口鎮。皖水入江之口也。在今安慶府懷寧縣西。及是。陳主以疾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子昌字敬業。姪頊始興王道譚次子。即宣帝。皆以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于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

遠臨川王有大功于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

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蒨即位。諡陳主曰武皇帝。廟號高祖。葬萬安陵。以

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

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字宣猷挺之孫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

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

帝建年號從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是為廢帝。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

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

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

侍中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侍郎鄭頤（字子默，彭城人。）受遺詔輔政。

十月，殂于晉陽。（諡文宣皇帝，廟號高祖，後改顯祖，葬武寧陵。）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庚辰（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春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字德璉，吳人。）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兵擊敗之，因引兵東下。二月，琳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

琳恐衆潰。乃帥舟師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于西岸。軍勢甚盛。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爲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瑱發拍（拍竿也。以拍敵。）船。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字文洋。昂之子。）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之遴之子。）奉莊奔齊。樊猛及其兄毅。（字智烈。）帥部曲降陳。（孫瑒固守郢州。周人圍之。不能克。及琳敗。周人聞陳師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已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以州降陳。）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
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
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于嗣主。忌之。居頃之。演
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演
必留守本根。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還鄴。外朝
駭愕。先是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元之子。每曰。若不誅二
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及是燕子獻謀處婁太后于北宮。
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
職之徒。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
變。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兵五千于西中。不關白歸彥。歸彥由是怨愔。盡以其謀告二
王。侍中宋欽道廣平人。弁之孫。向侍東宮。面奏齊主曰。二王權

重宜速去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爲刺史。宮人李昌儀。卽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于後室。及宴。與賀拔仁。斛律金等于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毆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頤。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

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爲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齊主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演遂如晉陽。齊主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陳主殺之。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姪頊在長安。屢請于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就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于是陳主遂以昌爲衡陽王。昌濟江。安都于中流殞之。以溺告。安都因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字伯武。陽武人。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元帝以喜爲侍郎。沒于長安。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于周。

夏。四月。周宇文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太祖第四子。立。

是爲武帝。

周主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後周置。屬冢宰。胡三省曰。唐光祿寺之職也。）李安寘毒于糖䭔（丸餅也。䭔都回反。）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謚明皇帝。廟號世宗。葬昭陵。）邕即位。邕初爲世宗所親愛。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輒言。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爲濟南王而自立。（是爲孝昭帝。）演以王晞爲司馬。嘗密謂曰。比諸勳貴欺逼。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比者殿下倉

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睎叉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旣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胆。因勸演。演遂言于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簒邪。未幾。演復啟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殷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簒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遂卽位于晉陽。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士。追贈名德。齊主演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齊主笑曰。朕

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疎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齊主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代人。救之。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至是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將步騎救之。又遣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會秋水汎溢。糧援斷絶。敦恐瑱知之。乃于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爲實。瑱又增修營壘爲久留之計。先是。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乃僞裝餉船伏甲士于中。瑱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

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降瑱。瑱遣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瑱有饋餉及言降者。瑱皆拒擊之。已而瑱襲破獨孤盛于楊葉洲。胡三省注。在湘江口。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是冬。巴陵降陳。獨孤盛將餘衆潛遁。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明年正月。敦拔軍北歸。于是巴湘遂入于陳。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柔從叔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于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于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一年一更戍也。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齊置屯田。

初。齊境糴貴。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城名。在揚州府寶應縣。鄧艾所築。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注見前。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于河內置懷義等屯。胡三省注。齊分河內汲郡爲懷州。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辛巳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春正月。周宇文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于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築城備警非迅不足以集事孝寬促成於旬日之間使敵人猝不及覺其膽識勝姚岳遠甚然亦幸而賊兵畏沮不前工役得如期

齊以王琳爲揚州刺史。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景徽請。爲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沉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爲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陽。已而琳與潛有隙齊徵琳還鄴。以潛爲揚州刺史。

二月。周以韋孝寬爲勳州刺史。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州于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

而就若謂孝寬之按日逆計皆能億中不爽則未免粉飾之過也

以爲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兵。境內丁兵。分爲八番。以八節代役。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分爲十二番。每月一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

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乃使歸彥詣鄴。徵濟南王至晉陽殺之。初。齊主之誅楊愔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及齊主徵濟南

演不能容殷湛獨能容百年乎作法不臧丁寧嗟何及耶

士湛方守鄴問計于散騎常侍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敕濟南之敕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

高元海高祖從孫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是爲武成帝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諡孝昭皇帝葬文靖陵遺命至鄴湛猶

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爲樂陵王。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貽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注俱見前。

十二月。陳立鹽賦。榷酤法。

庶子虞荔字山披。寄之兄。中丞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壬午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後梁世宗巋天保元年。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彥爲冀州刺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爲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彥爲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

等言其必爲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爲冀州刺史。齊主之爲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黃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義雲納賂。得爲兗州刺史。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等討之。歸彥閉城拒守。已而城破。擒送鄴。並其子孫。皆棄市。

陳改鑄五銖錢。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詧殂。太子巋立。是爲文帝。

後梁主安于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謚曰宣帝。廟號中宗。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爲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我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即後主。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和

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撻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寄食

他縣

秋九月戊辰朔日食

癸未 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爲兗州刺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

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兗州。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廸周令諸元從本姓。事具前。造大律二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懸而縊之。絞縛而殺之。斬梟懸首示衆也。裂車裂。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五。

三月乙丑朔日食

齊城軹關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述征記太行八陘第一日軹關陘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以通勳掌谷故名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于中楹大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豆盧代北複姓寧字永安徒河人正舄周主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祖割謹食畢周主跪受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于席後以對言曰木受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陳主銜之。安都弗之覺。嘗陪樂遊園禊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爲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于坐悉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

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于下而驕于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僧明病死江州。文育為熊曇朗所殺。安都至是被誅。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姦諂百端。賞賜不可勝計。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士開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于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馮子琮。信都人。胡長粲。國珍從曾孫。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高祖弟琛之子。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僭。

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大哭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及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于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背恩。周太祖以蠕蠕降衆付突厥事具前。木杆慘然良久。乃許為周出師。然後送女。于是周遣楊忠將步騎出北道。與突厥伐齊。又遣達奚武出南道。期會于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

齊湛昏庸更非洋比一時
然軍拒敵用段韶以倖勝
是猶虢公敗戎天奪之鑒
適益其疾爾

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比至

長城。馬死且盡。逵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

二月。庚寅朔。日食。

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刊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及齊主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曰死。轘（即車裂）。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注見前）。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

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牧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四年大率一夫一婦

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

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

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禮記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唐會要笏制上圓下方五品以上並用象九品以上竹木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

年厭之百年常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

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

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

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
自擘之乃開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九月周封李昞爲唐公胡三省曰李氏有天下國號曰唐本此

昞虎之子也以追錄佐命元功封後昞卒子淵襲爵卽唐
高祖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于晉陽護
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
用事遣閻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及是周人謀與突厥
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

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乃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時段韶拒突厥軍于塞下齊主省還護母遣使乘傳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

冬十月周宇文護會突厥侵齊十二月齊人及護戰于洛陽大敗之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遣尉遲迥將前鋒趨洛陽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趨懸瓠楊摽（字顯

進正平高京人出軹關景宣克齊二州擢輕敵深入為齊兵所敗遂降十一月周人攻
洛陽不克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諸將以為
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堠而已齊主遣蘭陵王長恭名
孝瓘文襄第四子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又召并州刺史段
韶督精騎繼進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
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即太谷注見前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
集騎士結陳以待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
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
來為寇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
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
眾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

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達奚武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按矟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唯餘一矢。射雄中額。雄走至營而卒。軍衆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護本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敗。

周滅宕昌。置宕州。（治宕昌郡。唐爲交河戍。故城在今鞏昌府岷州。）

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

乙酉年（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御史臺爲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

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陳主爲之免項侍中。朝
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湛傳位于太子緯。是爲後主。自稱太上皇帝。以祖
珽爲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齊主以爲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初。珽嘗爲高祖
功曹。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鞭
配甲坊。又嘗坐贓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
省。齊主爲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卽位。遂擢
拜之。珽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
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
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
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
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
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于是
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

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于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爲后子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並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 周置今河南府新安縣是 周以函谷關城爲通洛防 猶塞也 以賀若敦爲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 敦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 弼字輔伯後爲隋將

丙戌 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天統二年 春正月己卯朔日食 通鑑綱目俱不書朔今依

北史周武帝紀補書。

夏四月。陳以孔奐爲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尚書孔奐與安成王頊。僕射到仲舉。字德言。洽之子。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字奉業。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陳主殂。太子伯宗立。是爲廢帝。

陳主疾甚。遂殂。諡文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寧陵。遺詔太子即位。世祖起自艱難

親民之官豈可任之厮役文遙所見是已但不能愼選廉能而又委之貴遊子弟其異於抱薪救火者幾希

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鏘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閨。以錐藺物曰刺。閨。宮中小門也。就閨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爲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爲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薄木板也。用以書詔。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冬。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爲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厮役。由是士流恥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

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令自此始。

丁亥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春。正月。癸酉朔。日食。

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師知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向受世祖遺詔輔政。師知見頊爲朝野所屬。忌之。謀出頊于外。東宮舍人殷不佞。字季卿。不害之弟。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揚州刺史治東府。頊時居尚書省。故不佞令還。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

亦曰。此皆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爲光祿大夫。不佞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于頊。右衛將軍韓子高（會稽山陰人。）與仲舉通謀。事未發。仲舉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或告其謀。頊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晉陵暨陽人。）叛附于周。

皎與韓子高俱爲世祖所親任。子高死。皎內不自安。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于梁。陳安成王頊遣吳明徹等襲之。皎使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宇文護遣襄州總管衛公直（字立羅突。太祖子。）等帥師助皎。周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

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與無名之師乎。護不從。

九月梁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西軍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直俱奔江陵。是月陳將程靈洗以舟師襲周沔州。刺史裴寬拒戰。靈洗擒之。明年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以水灌之。梁王操晝夜拒守。擊明徹敗之。陳師乃退。裴寬字長寬。聞喜人。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字仁威。齊主之弟。為司徒。

儼有寵于上皇及胡后。為司徒。領御史中丞。魏故事。中丞出。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軛于地。以待其過。少遲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遷鄴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一遵舊制。儼性剛決。嘗言于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儼尋徙封

爲琅邪王。

冬十一月。戊戌朔。日食。

齊流祖珽于光州。魏置。隋改萊州。今爲府。屬山東。

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僕射趙彥深。元文遙及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謗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桎梏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詩經疏。陸璣曰。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戊子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即隋文帝。爲小宮伯。後周置宮伯之貳。宇文護欲引以爲腹

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楊堅始見此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晉縣隋改曰連江今屬福州府侯置諸別館使盜殺之

齊主湛殂

先是齊上皇有疾僕射徐之才善醫療之既愈和士開

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而代之及是上皇疾復作。驛追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謂曰。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後變。士開乃發喪。諡上皇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平陵。世祖驕奢淫佚。役繁賦重。吏民苦之。

南北朝

己丑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春正月。陳主頊立。是爲宣帝。

陳安成王頊。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事具前。至是遂即帝位。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遂得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昭之子。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遙。唐邕。綦連猛。高阿那肱。胡長粲。八人。綦連氏。出西方諸部。猛字武兒。代人。高阿那肱。善無人。胡長粲。國珍曾孫。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

八貴橫行干政士開尤爲罪魁高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墮術事竟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猶浮於士開耳

及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爲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俟卒哭也。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觴朝貴于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賄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叡辭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廢帝殷年號。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

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是詔出琰邈爲靑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顚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叡淸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爲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爲尙書令韓長鸞名鳳昌黎人爲領軍陸令萱穆提婆之母爲女侍中穆提婆漢陽人爲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爲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阿那肱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宮。齊主數喚共戲。最親愛之。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為并州。故云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女侍中陸令萱以保養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令萱前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提婆謂之乾阿嬭。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于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而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萱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

出入綴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爲秘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永定元年紇與父頠定廣州天嘉四年頠卒紇代爲刺史至是凡十三年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廸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寅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

洗氏能知大義洵爲不愧巾幗乃其子以太守潛出叛人即因母功貰罪究疑乃竟錫之通侯是何賞罰哉

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爲石龍（注見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洭口。（水經注。洭水逕含洭縣西。右會溱水。謂之洭口。洭水即湟水。溱水即始興大江。含洭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昭達破其水柵。擒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于

陜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爲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爲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爲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于鄴。

辛卯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汾水之北。周師敗績

先是周勳州刺史韋孝寬請築城于汾北。時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

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于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今為鎮。長秋。即漢長修故縣。音訛為長秋。今曰泉掌鎮。在絳州西北。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遂進圍定陽。魏郡。隋改文成。金為吉州。今州隸山西。築南汾城。在今吉州南。以逼之。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而還。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字文衍。愔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

楊素在周既陰結隋文而移周祚在隋又勸立煬帝以速隋亡真患得患失之鄙夫顧得云無心富貴耶

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擒之。遂取汾州。敷至鄴不屈未幾卒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贈謚中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是漸見禮遇命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朝士無恥者或爲之假子士開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 黃龍湯年久糞汁也治大熱病 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

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收禁而推鞫之也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令萱聞之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子曰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

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寛其罪齊主拔刀鐶築其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王子宜等支解之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攜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

珽少無行檢既召還而怙終尤甚援元魏弊政以售其諛附之說忘廉鮮恥自以固寵梯榮爲得計不踰時而下牀之譖陷即隨之謫死北徐身名遺臭小人之炯鑒若此何後世猶有懸名媢以求媚者哉

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爲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　春二月。齊以祖珽爲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欲立陸令萱爲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

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內史周官後周倣制下大夫王軌太原祁人右侍後周倣周官侍御置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深之子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禮記天子搢珽鄭康成曰珽亦笏也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石宮伯長孫覽字休因紹遠之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爲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

以聞至是。以爲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
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至有變。公宜歸政
請老。護遂疎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
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太中大
夫。　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
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
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
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
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
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
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裴文舉。字道裕。聞喜人。　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
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
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羡爲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餉不負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嘗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隣敵所憚周韋孝

斛律光在齊不啻如南朝之倚道濟然使隣國得以行反間者亦因韓穆同惡讒說交傾且紫陌駐營猜嫌久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字聲震關西豐樂羨之字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未得慰勞表請遣使宣旨遂至紫陌駐營齊主惡之故士讓以此為言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

凉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幷殺其二子。斑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斑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百。斑大慙。及出人尤其所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自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斑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周主聞光死。爲赦其境內。八月。齊廢斛律后爲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即穆舍利。為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為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愧失德。求悅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寵衰。令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旦忽以后服被穆昭儀。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剃其髮。送還家。尋以穆氏為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

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納之。竇毅字天武。熾兄子。女即唐高祖之后。)

癸巳 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譖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
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
將軍（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淳于量（字思明齊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
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
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
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
出秦郡（江北前）都督黃灋氍（字仲昭巴山新建人氍巨俱反）出歷陽齊遣
軍救歷陽灋氍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
秦州趙彥深私問計于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
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
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
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
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頊必不肯北面事
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

不可爲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源文宗名處仁字行子恭之子趙彥深封宜陽王故文宗稱爲丁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銑鋧小鑿也銑蘇典反鋧池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鬭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於是瓦梁北齊郡今日瓦梁壘在江寧府六合縣西廬

江。歷陽。合肥。（注俱見前。）皆降于陳。灋𣰰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府。）齊昌。（注見前。）瓜步。胡墅。（俱在今六合縣。）等城，亦降于陳。已而陳又克齊灄口。及巴州。青州。山陽。廣陵。等城。（灄口城在今漢陽府黃陂縣。古灄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餘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刺史。（魏置。齊移治瑯邪。今山東沂州府是。）

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書（魏置。中書屬。）王子沖納賄，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萱聞而懷怒，釋子沖不問。珽由是日益疏，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偽出恩救）

以爲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徐州。珽至州。會有陳師。州人多叛應之。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叛者散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爲中軍。事具前。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代人標之子。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贇即宣帝。納妃楊氏。劉友益曰。此著隋篡之始。

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運爲右宮

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尉遲運迥弟綱之子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 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 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 琅邪下邳人 等救壽陽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欷歔

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縶。貧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前已請降。今復取之。淮陰朐山。注見前。俱濟陰。東魏僑郡。今泗州盱眙縣。故城在濟南徐州。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別于京口之南徐。等城。陳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壽陽人茅智勝等密

送其柩于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轀輬車以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午 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

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為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先是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

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旣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尋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爲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字世通。世祖之子。

綽刺定州。喜爲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于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

為樂尤而效之裸人浴蠆以供娛噱矣此慘毒非復人類矣高歡積世濟惡遺孽固應日下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洵不爽也

即命索蠍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未　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魏十姓之一。謙字彥恭。鮮卑人。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爲新巧。先爲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爲火所焚。尋復爲穆后營之。既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爲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于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

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見鬼人。巫覡輩也。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三鵶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周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叅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

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大安人自永橋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潭城在懷慶府孟縣胡三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潭城是也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渾。

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俟城注見前。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字正義。儼兄子。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爲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

父名泰即不宜爲太子詹事與韓愈諱辯所譏無异叔寳支離悖理陳宣聽之何耶

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字仲通僧虔之孫不宜爲太子詹事與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免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

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至晉州。遣內史王誼字宜君。洛陽人。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在今忻州靜樂縣西南。唐于此置縣。宋省。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克。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

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粱橋。在平陽府東北高粱城下。齊主
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
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塡塹南引周主
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
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
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
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
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
詣晉陽取褘翟等至是遇于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
妃著之然後去。洪洞北齊鎭隋爲縣今屬平陽府。周
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
注見前。以安德王延宗爲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
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

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爲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

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幘而禮之于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頻北賊徙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任城王湝高祖第十子高勱字敬德清河王岳子斛律孝卿太安人羌舉之子

丁酉 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恆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春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北齊自顯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共二十八年

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固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蓋而失之

于是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爲太上皇帝。廣寧王孝珩求拒周師。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漁陽人。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代人。綱之子。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入宮。訪以齊事。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緯留胡太后于濟州。使高阿那肱

守關。卽碻礉關。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謚并爲改葬。子孫隨蔭敘錄。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于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爲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眾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于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湝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

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及聞并州陷。乃降周。東雍州行臺傅伏不下。周主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召伏。伏知齊主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謂曰。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大將軍。

傅伏始拒周人之招。慷慨自誓。若確乎不可屈撓者。及聞齊主成擒。而幡然改節。拜爵不辭。與所稱有死無二。毋乃相戾。以忠孝責子之言。豈非虛哉。

東雍州魏置。今山西絳州是。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子賜反。餼之芻米也。致饔餼。饔饔也。熟曰饔。腥曰餼。設九賓。主副也。九介。賓副也。受享于廟。享獻之禮。于廟受之。三公。三孤。六卿。致食。音嗣。餼賓及其從。勞賓。慰問之也。還贄。執圭爲贄。既見還之。致享。享讌也。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夏。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贓一匹及正長五家爲保有長保五爲閭有正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時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至

呂梁注見前。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

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陳主怒。以爲沮衆。免官削爵土。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顯祖第三子。稱帝于北邊。

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朔州治。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遂奔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營州魏置治和龍。和龍注見前。刺史高寶寧。齊之疏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寧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舉兵助之。已而幽州人盧昌期

兵薄堅城而敵人遏其歸路急則可解緩則腹背受困理勢判然明徹智無成見貌爲鎮靜再阻摩訶突圍之舉直至水淺膠舟求

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神舉擒斬昌期紹義還入突厥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紹義後爲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徙死蜀中

戊戌陳太建十年周宣帝贇宣政元年　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清水即泗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

手就縛所謂爲長算遠略者在雖憤懣而死豈足以償其辜哉

路滑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奉誠。汝陰人。周羅睺字公布。尋陽人。全軍得還。陳主聞明徹被執。即日召蔡景歷。以爲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爲四脚。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是爲宣帝。

以鄭譯爲內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鎭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謚武皇帝。廟號高祖。葬孝陵。太子即位。即逞奢欲。會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幸之。超拜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郎吉樂運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不從。

周主贇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

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疏之。乃與于智鄭譯等謀。客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李綱字文紀。勃海蓨人。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內史王軌嘗言于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堅父忠。賜姓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高祖

以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是守節人耳。來和。字孔順。長安人。至是。堅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主第二子。為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以君盟臣衰周弊政陳宣國方強盛無端而盟及羣臣豈逆覩叔陵狡險他日將為不軌欲以此潛消其逆謀乎顧不能數誠防閑復畀以主盟之任後此藥刀抽斫未必非歃書階之厲也

己亥。陳太建十一年。周靜帝闡大象元年。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

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湎。旬日不出。于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斵雕為樸。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即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誡。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字君山。洛陽人。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周主之在東宮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因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內宴。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鄭譯等用事。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載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軌之先。為元魏護烏丸校尉。故稱烏丸王氏。宇文孝伯。謂吐谷渾之役。事具前。因言捋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顏之儀字子升。見遠之孫。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

人君代天理民未有不敬天而克享天位者宇文贇乃以天元自稱妄比上帝狂悖褻慢能不干天怒以速殞滅耶尹起莘謂其瘖不能言為天何言哉之報則失之鑿矣

王詰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于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命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

周主贇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旗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令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犯者皆改之游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于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贇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曰潑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陳江北地。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晉州梁置今安慶府是陽平晉郡故城在今鳳陽府靈璧縣馬頭宋郡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沛梁南沛郡故城在今泗州天長縣北譙東魏郡今滁州全椒縣是南梁梁郡故城在今鳳陽府壽州譙州東魏置治渦陽今潁州府蒙城縣是餘注俱見前。

庚子　陳太建十二年　周大象二年　春三月。周主贇立五后。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吳人闡之母為天元帝后。已又改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與天

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狄道人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字棲鳳西城人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夏。五月。周主贇殂。楊堅自爲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

周天元昏暴滋甚。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傾心相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博陵望都人。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

屬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闇幼沖。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後周置。掌御飾。）柳裘（字茂和。世隆之曾孫。）內史大夫韋謩（京兆人。）御正下士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祕不發喪。昉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遂罵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名招。字豆盧突。太祖子。）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人望。出爲西疆（後周郡。治合川。故城

府礙伯縣在今西寧郡守。于是乃發喪。上宣帝諡葬定陵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爲尼。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字子徵。辯弟子。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衞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衞。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內史下大夫高熲字昭元。勃海蓚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引爲司錄。時漢王贊字乾依。高祖子。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說之歸第。曰。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删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

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己。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爲相州總管。迥知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跡。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天元時。諸王咸就國。及堅秉政。恐諸王在外生變。因徵入朝。堅以鄖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以討迥。迥移書于其弟子青州總管勤。勤表送其書。尋復從迥。于是迥及勤所統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一于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

堅。千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尉斗。即熨斗也。李渾字金才襲少子。李崇字永隆。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字立久突高祖子。

先是周畢王賢。字[illegible]陽。世宗子。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及其三子。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魏濮陽王順之孫。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抑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

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已而堅又殺陳王純。及代王達。滕王逌。李圓通。京兆涇陽人。陳王純。字堙智突。代王達。字度斤突。滕王逌。字爾固突。俱太祖子。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字思敬。解人。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時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益州總管王謙。亦起兵于蜀。梁諸臣俱勸梁主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莫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已而消難以衆奔陳。王謙爲梁睿所敗。被殺。高阿那肱爲謙將。睿并斬之。鄖州本西魏安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德安府是。山南。漢沔之地。在終南太華之南。故曰山南。王謙。字敕萬。雄之子。梁睿。字恃德。禦之子。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

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與尉遲迥隔沁水（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流至武陟縣入于河）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字孝詢崇之兄）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等並受迥金堅憂之與李德林謀欲遣腹心一人往監諸軍使觀情僞劉昉鄭譯皆辭堅不悅司錄高熲請行堅大喜即遣之及是熲至軍爲橋于沁水迥子魏安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旣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卒十三萬陳于城南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

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字仲樂貴之子）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孝寬分兵悉平關東勤走青州追獲之堅以（其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冬十月甲寅日食（後周書北史俱不書晦朔）

十二月周楊堅自爲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丑（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春二月

周楊堅稱皇帝是爲隋文帝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遑寧處乃去辵作隋以辵訓走故也辵本作辵音綽）

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後周自愍帝至靜帝亡。凡五主。合二十五年。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爲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隋主謂曰。卿亦悔不。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隋主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載下大夫。胡三省注。載下逸師字。後周置載師。屬地官。有中大夫。下大夫。息州。後周改魏東豫州置。今光州息縣是。榮氏。出周榮公後。建緒。北平無終人。李淵。昞之子。即唐高祖。

隋改官名。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于是

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及尚書。設令。左右僕射。無所不統。門下。置納言。給事等官。內史。置監。令等。秘書。領著作。內侍皆宦官。五省。御史。主彈劾。都水。主作造。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左右衛等十二府。皆軍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皆有上。凡八等。都督有大。有帥。凡三等。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及朝議。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illegible]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修廟社。

尊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妣呂氏為元明皇后。社稷

既知預政之漸不可開則所爲方輦而進及使宦官伺政獨非牝雞之晨乎至於聽納讒言廢勇立廣獨孤又安得辭其過耶

並列于含光門內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公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隋立世子勇字睍地伐爲太子諸子皆爲王

廣一名英第二子即煬帝爲晉王俊字阿祇第三子爲秦王秀第四子爲越王諒字德章第五子爲漢王。

隋廢周主闡爲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爲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愈憤惋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隋主族子後更名雄）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畏綽之子）爲太子少保

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逼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

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威言是矣然威父仰仕周威乃辭周拜而致身於纂周之隋室移孝作忠之義安在隋文比之商山四皓此特用以自文而已

及巳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爲邳公以威襲爵尋兼納言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威嘗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然之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謚曰周靜帝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

譯與劉昉贊成隋禪未幾譴斥誅夷曾不旋踵留世爲不道之臣戮朝爲不孝之鬼二語尤足令鬻國奸諛寒心破膽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齊天保初。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後周保定初。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建德中。更置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象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鄴中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梁益雜用古錢。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觔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不如様者。没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以上柱國歸第。先是。譯辭監軍。隋主漸疎之。敕[illegible]屬不得白事于譯。譯懼。遂求[illegible]職。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爲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爲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字德表遂之孫）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辟議）請（上請）于減（減罪有可原減本科）贖（贖罪以銅）官當（罰官品以當其罪）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隋主覽刑部奏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敕蘇威及牛弘更定之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本姓尞父允仕魏賜姓牛氏）

隋以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為相州刺史房恭懿字慎言洛陽人為海州東魏置今隸江南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魏置今陝西鳳翔府是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彥光居部如岐州法因目彥光為著帽餳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著帽餳餳軟而甘言其柔善也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木杆之子。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爲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逸可汗之子。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在漠北。菴邏降居獨洛水。亦在漠北。稱第二可汗。沙鉢畧以大邏便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及隋主立。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爲周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

壬寅　陳太建十四年。隋開皇二年。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是為後主。

叔陵性苛刻狡險。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第五子。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陳主第四子。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之。中項悶絕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

爲亂兵所殺太子卽位（諡陳主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葬顯寧陵）

隋以晉王廣爲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先封越以爲益州總管因徙封）爲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爲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莅方面盛選僚佐以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爲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新

立遣使請和于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乃詔熲班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注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癸卯 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 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爲永嘉內史。

陳主之即位也。病創不能視事。政皆決于長沙王叔堅。已而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召與言事

也葬山陵初思喜見之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乃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江總曰喜賓無疾但欲非我所爲耳欲殺之不果以爲永嘉內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徙都之今西安府隋大興城也唐曰京城唐書地理志京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澧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爲二十日調絹爲二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

李陵名將也張空拳以應敵尚且成擒乃謂轉戰三晝夜士卒徒搏以當四十萬控弦之衆手皆骨見而尚能殺賊逐虜實理之所必無此蓋長孺掩敗飾功妄言之而輕信之作史者遂據爲奇談耳觀於李充突厥匃於騾勝云云其矛盾可立辯

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與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隋遣元帥衛王爽字師仁隋主之弟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爲隋寇先是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尋入蘭州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孺與之遇且戰且行轉鬬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乃解去已而突厥又寇武威等七郡達奚長孺字富仁代人至是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爲國安危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

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龍西成紀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充節。等出朔州道與沙鉢畧可汗遇于白道。胡三省注。朔州長城北有白道嶺。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字羅雲。武威人。出盧龍塞。注見前。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華陰人。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

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吏既衆。資費日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爲請。隋主從之。罷郡爲州。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蒲州注見前。陝州後周置。今隸河南。東至衛汴。衛州後周置。今衛輝府是。汴州後周改齊梁州置。今開封府是。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于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西魏置。今屬同州府。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隋置。尋廢。今開封府杞縣是。刺史和干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字幼文。仲禮之

人主一日二日萬幾政要所關安閒臣細惟不急之務職有司存耳倘高許垂拱之名而陰啓廢弛之漸國政將從頹焉柳彧之言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子。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而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爲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衆。非其所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彧見隋主勤于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于求賢。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甲辰 陳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隋頒甲子元歷。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字季晟。覽從子。）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彊弱。及還。上書隋主。請密運籌策以離諸部。晟以為玷厥之于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攝圖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衆心。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霫。俾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因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玷厥即達頭。攝圖即沙鉢畧。處羅侯號突利設。奚即庫莫奚。東胡別種。霫先立反。奚之別種。）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遣太僕元暉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至。引居沙鉢畧使上。又使晟齎幣賜奚霫契丹。至處羅侯所。誘之內附。（元暉字叔平。洛陽人。契丹注見前。）由是諸部果相猜貳。晟復從行反間。達頭阿波與沙鉢畧遂連兵不已。阿波與涼州總管竇榮定相拒。屢敗。晟時為偏將。遣使謂曰。攝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滋。而阿波不利。攝圖行

滅北牙矣何不與隋連和依附天子共連結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聞之遂襲破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日彊沙鉢畧部衆多叛歸之 竇榮定熾從子 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 即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今堙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 字安樂忻之弟 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

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 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

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魏三祖。謂曹魏太祖。高祖。烈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爲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更封以爲大義公主。沙鉢畧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畧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爲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鉢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畧也。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畧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畧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慙。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

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字元卿汾陰人聰之孫）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舊址在今江寧府故臺城中）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

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陳主怠于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于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嘗事陳主于東宮，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士民嗟怨，陳主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社倉義倉在官有在官之弊在民有在民之弊然在官者法立而易行在民者地涣而難察司牧者誠奉行以實使在官不爲胥吏侵漁在民不爲鄉保耗蠹庶於民食有裨耳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乙陳至德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己隋開皇五年

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通鑑作度支。隋書食貨志作工部。考開皇元年已改度支爲民部。通鑑疑有誤。今從隋志。尚書長孫平字處均。儉之子。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百家爲里。里有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巋殂。太子琮字温文。立。

巋孝慈儉約境內安之。謚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秋八月。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寖彊。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畧既與阿波有隙。又為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服。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求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絶。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

縡先事陳主于東宮。負才使氣。人多怨之。及是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于獄中上書。畧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

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如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辭言及之。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庭。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章華。字仲宗。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今寧夏府靈州。周置普樂郡。隋初廢。後復爲郡。曰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西魏置。今陝西綏德州是。綿歷七百里。

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

胡寇。

丙午 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春正月。党項羌 西羌別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 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爲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疎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已爲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爲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爲戒。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夸呂以梁大同六年始立距陳隋丙午歲僅四十七年安得有在位百年之事總由其時吐谷渾與中國言語不通且未有親履其境者遂爾傳聞訛舛前史載外域事大率類此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相承歷百）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于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訶復懼誅謀帥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旣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嵬王旣欲歸朕朕惟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丁未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後梁亡凡二國）春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卽（邗溝注見前）

突厥沙鉢畧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畧死。遺令立其弟葉護（突厥官名。）處羅侯。處羅侯與沙鉢畧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明年。莫何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爲莒公。（後梁自中宗詧至琮。凡三主。合三十三

年。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字摩訶。行博陵人。辯曾孫。)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字義遠。中宗子。)弟瓛(字欽文。世宗子。)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字元方。高祖從孫。)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熲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注見前。)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為奴以厭之。初。陳高宗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之益驕。隋主不悅。已而問取陳之策于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

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才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戊申 陳禎明二年。隋開皇八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欲。劫奪閭閻。驅逼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遂有事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後周郡隋改縣今屬江寧府。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雄之子。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以高熲爲元帥長史。王韶爲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守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薦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

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在今宜昌府東湖縣北。衛校夜發擊破陳將軍戚昕。悉俘其衆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鬬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字德章君正之子。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舟名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邇

今若出兵事使廢闕。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